



XIAOXIAOSHUO
JINMAQUE JIANG
(2015—2017)
HUOJIANG ZUOJIA ZIXUAN JI

小小说金麻雀奖
(2015—2017)
获奖作家自选集

朱雅娟 著 | 杨晓敏 梁小萍 主编

有故事的石榴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XIAOXIAOSHUO
JINMAQUE JIANG
(2015—2017)
HUOJIANG ZUOJIA ZIXUAN JI

小小说金麻雀奖
(2015—2017)
获奖作家自选集

朱雅娟 著 | 杨晓敏 梁小萍 主编

有故事的石榴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故事的石榴/朱雅娟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11

(小小说金麻雀奖(2015—2017)获奖作家自选集/杨晓敏,梁小萍主编)

ISBN 978-7-5559-0776-3

I.①有… II.①朱…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134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金水东路 39 号出版产业园 C 座 5 楼
邮政编码	450018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34 000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目 录

五十度灰	1
五十度黑	5
蚁民	10
红草莓，白草莓	14
看星星	20
数星星	25
擦星星	30
圣诞老人的袜子	35
面粉脏了用什么洗	39
税吏金丰良	43
新津梨花白	47

鸟庄	52
酒播	56
马蹄铁	61
写房子	65
杀猪记	69
旗袍	72
天社山畔杜鹃红	76
尖果儿	81
雨棠	86
千秋家国梦	90
石钟山新记	94
卡萨布兰卡	98
事后烟	102
驴故事	106
烟熏妆	111
厕纸	114
马宁静爱王优	118
陈世美鸣冤	123
天下第二之梁勤	127
天下第二之任逍遥	131
乞丐	136

普罗旺斯的秘密	140
捕蛇者说	144
冰泉湖	148
碧玉箫	153
翡翠石	158
空洞	163
奔跑	167
脸皮出租公司	170
乌香	173
1986 年的波尔多红葡萄酒	177
有故事的石榴	181
武松开店	186
边缘神经中枢	190
一生	194
回望 1999	199
男木匠 女漆匠	204
市长的记性	208
丢什么很愉快	211
红苑	216
生旦净末丑	220
手	224

手很白	229
邻居的耳朵	234
耳朵	238
杂谈小小说（代后记）	240

五十度灰

半夜时分,听到一个消息,潮汐失踪了。

潮汐跟我一个大院长大的,也是同班同学。我们虽然常在一起玩,但就像是哥们儿。

高二要选择分科,下晚自习的时候潮汐红着脸递给我一张纸条,说要跟我交朋友。我们偷偷去看了两场电影,还跑到附近一条小水沟边去散步。但两个人之间还是觉得像哥们儿。

我们回到从前吧!

月亮白晃晃地照着。一路上我们很拘谨,在快要到家的时候,几乎同时说了这句话。说完相视一笑,整个人都轻松了。

潮汐的成人礼是在大学过的,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八,是传说中潮神的生日。潮汐喝醉了酒,打电话到我们学校找我。我一溜烟跑到传达室,话筒里就传来潮汐哈哈的大笑声。

潮汐去又还。

电话那头嘈杂一片，但潮汐的声音更高。这句话出自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潮汐向来是倒背如流的。颜之推是颜回的三十五世孙，而潮汐说自己是八十多世孙。不可靠，无从查考。

听到我“喂”一声，潮汐安静了。挂电话的时候，他突然温柔无限地跟我说，潮汐与太阳和月亮有关。父母是我的太阳，而你是我的月亮。

我傻了，潮汐是疯了吗？我们不是说好做回朋友的吗？

谢天谢地，潮汐似乎忘记了这件事。而此后，据说潮汐未曾喝醉过。

潮汐毕业后先是留校了，后来又参加了公务员的招考，很快成为政府部门骨干。我结婚的时候潮汐给我做了一段水墨动画片，是我最喜欢的越剧《陆游与唐琬》。莫名地我就有些惆怅，一直持续到潮汐也结了婚。

我问潮汐需要什么结婚礼物，潮汐想了想，说，你送我五十年度灰的一套茶具吧。

我跟潮汐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高中毕业二十年聚会上，潮汐在同学中是事业最有成的那个，已经成为厅局级的官员。他的工作很有思路，也很能创新，尤其以他推行的产品质量安全电子追溯应用平台很受官方推崇。

我刚好有个亲戚在潮汐所在的城市做生意，听到过一些非议。于是我善意地提醒他，电子平台好是好，但不能向老百姓收取费用啊。

潮汐微笑着，说，研发平台肯定是需要费用的。收费是由第三方平台收取的，跟政府没关系。

我说，貌似连摆地摊的都要注册平台，那些人大字不识几个，怎么上网操作呢？

潮汐摆摆手，老同学你多虑了。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创新才能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

潮汐穿的是灰色的西装。为了转移话题，我问他，为什么喜欢灰色？

潮汐嘴角上扬，我最喜欢五十度灰，除了优雅，还因为灰色在黑底上发亮，在白底上变深，看似低调却从未被忽视。

临别时，潮汐突然又说一句，五十度，不深不浅，不温不火，刚刚好。

终于有消息传来，潮汐在一处河滩被找到。因为时间太久，几乎无法辨认。但他身上穿的灰色衣服告诉大家，他就是潮汐。

潮汐的妻子出示了一些病历单，原来潮汐得了抑郁症。也有人声称是目击者，看到潮汐抱着石块慢慢走到江心。

又到了农历八月十八晚上，也就是潮汐的冥寿日，我突然

收到了一封潮汐定时发送给我的电邮。

潮汐的信很长,大意是他真的犯事了。他从第三方平台牟取利益,貌似已被调查。潮汐充满无辜和无奈,甚至有些激愤。他说,这个平台研发我也出了很多力,跟那些贪官有本质的区别……信的末尾,笔锋又是一转,回忆了我们童年的许多往事。我们会一起到山上去采摘野花,其中一种不知名的伞状花采回来放几天就会变,花瓣变成细细长长的银灰色的缨,就像是顶着一头银发的小姑娘。

潮汐深情地告白,在我心中你就是那可爱的银色小姑娘……还记得吗,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喝醉了,我说你是我的月亮……

我流泪了,是的,潮汐给我做的水墨动画片,陆游跟唐琬脚下是一片一片的那种伞状花,头顶是一轮满泻清光的大月亮。

信的末尾,潮汐告诉我,他设法以我的名义在银行租了个保管箱。嘱咐我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一部分归我,一部分给他的妻儿。

冷汗再次袭来,抬头望着那轮已经缺了一边的银月,我问月亮,潮汐真的死了吗?

月不语。

五十度黑

如我所料，潮汐并没有死。在我把他以我的名义存放在银行保险柜的东西交到省纪委的一个月后，在暗夜里，他出现在我的城市。

他看上去依然温文尔雅。

“你不会干傻事的。”我下意识抱紧双臂，往后退了几步。我分不清我的语气是乞求还是警告。

潮汐微笑着摇头：“我来只是想道个别，再说声谢谢。”

“为什么非要在晚上呢？”我强装镇定。

潮汐面露嘲笑，叼了一支烟，摸出一个打火机。“咔嚓”一声，光亮笼罩了他整张脸。

“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吗？黑夜带给我们许多欢乐。”潮汐朝天吐出几个烟圈，迎着天上的几点星光。

小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大院，潮汐总有一些新奇的想法。在暗夜里，他扬起一把灰尘，再将手电筒的光射上去，就能看到手电筒的光柱。还有，他会给我们“放电影”。在小玻璃上画一些连环画的情节，用手电筒照着，把光投到墙上，适时移动玻璃板，小伙伴们就都能看到放大几百倍的会移动的各种图像的光影。那时候，潮汐是大院里每个家长赞不绝口的聪明孩子，包括我的爸爸。

我爸是宣传部的干事，喜欢读书。我也喜欢读书。我跟潮汐一样，喜欢的是连环画。我家孩子多，经济压力大，没有闲钱去买闲书。“闲书”是我妈的口头语，每当她看到我看课外书，就冲我直嚷嚷。我会调皮地伸出舌头假装舔一下书页：“妈，我尝了，书不咸。”

我的机灵劲很讨爸爸欢心。他时不时塞给我一毛或者几分钱，让我上书摊看书，一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画。但书摊的连环画并不多，很快让我读完了。

有一天爸爸突然拿回家许多连环画，我喜出望外，追问书是从哪儿来的。爸爸点着我的额头说：“种的。”我搔搔鼻子：“爸爸骗人！”爸爸笑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书得书。”

我当然没这么傻了，把这事告诉给潮汐。潮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分析给我听：“按理说，大人是不会说谎骗人的。还有，我们可以试试看啊。”

于是我们把连环画放到一个大盒子里，乘着天黑把盒子埋到附近的一个菜园里，还浇了一些水。

几天过去了，书还没有长出来。我们都有点着急了，最后还是潮汐提议把盒子刨出来。

如你所料，盒子在，但是空的。

这应该是个悬案，但在爸妈狐疑的眼光里，总认为潮汐有很大嫌疑。潮汐来找我，做针线的妈妈会猛不丁问：“你们听过‘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故事吗？”爸爸会在背地里数落妈妈说话不注意方式，被妈妈抢白几句后，就摇头晃脑地说：“孔乙己不是说过，窃书不为偷吗？”妈妈再翻个白眼：“这是骗，比偷更可恶！”

连环画是爸爸单位买的书，准备分配给城区小学的。爸爸照价赔了钱，直接影响到家里的生活水准。我们一周少吃一次肉，妈妈当月没有上理发店。为了试探潮汐，我故意将一本连环画塞到他的书桌里，偷偷打了记号。潮汐发现书桌里的连环画后，主动交给了老师，老师还表扬了他。直到放寒假的时候，我在市集上看到有小孩摆书摊，书摊上摆的许多连环画疑似我丢失的，才觉着可能冤枉了潮汐。但那时候的小孩子怎么会藏得住话呢？潮汐被我们背后叫“贼”已经很长时间了。

潮汐又吐一个烟圈：“我爱黑夜，但更恨黑夜。”他把烟头丢到地上用脚碾灭，抬头望着我。“知道吗，我为什么会在天黑领

着你去‘种’小人书？我怕你发现我脸会红……”

我的神经线似乎被无形的刀切断了，我做不出反应。

“我没有亲手把盒子掏出来，只是故意跟几个不认识的小孩玩‘踩陷阱’的游戏，让他们发现了盒子。”

“踩陷阱”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一般是在沙土上掏几个碗口大小、齐脚腕深的坑，用树枝和废纸盖住洞口，在上面撒些土，画个圈，然后在周围实地上也画几个圈。布置完毕后，让小伙伴踩圈，没有踩到“陷阱”的得胜。潮汐玩这个最拿手，极少踩到“陷阱”。

“连环画我们分了，最后我只留了一套，就是《三十六计》。”

“你倒是把三十六计研究得挺通透的。”我嘲弄地说，“在工作中‘顺手牵羊’‘浑水摸鱼’‘瞒天过海’‘趁火打劫’，施过‘美人计’，用过‘苦肉计’，东窗事发后搞‘金蝉脱壳’‘走为上’，现在又‘借尸还魂’……佩服。”

潮汐低下了头，良久长吐一口气。

“真好，黑夜里你看不到我脸红。”潮汐挤出一个微笑。

“我是看不到，但黑夜里星光，有月亮，不会是绝对的黑。”我说。

“所以，你是满泻清光的月亮，让我在黑夜也无法遁形。”潮汐终于流露出对我的不满。

“其实你也是一颗非常明亮的星星，只不过……”

“只不过，我已经是死去的这些星星中的一个。”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波光粼粼的河边，潮汐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用力扔出，河面溅起几朵浪花。

“听到死去的星星说的话了吗？它说‘不懂’。”我也扔了块石头到河中。

潮汐上学的时候写过一首诗，他曾经动情地把水底的石头比作“夜空中死去的星星”。

“我现在就是死去的星星，活该被世人丢弃。”潮汐自嘲。

“并不是，”我说，“这些死去的星星，静静躺在河底，或祈祷，或忏悔。它最应该是河的眼睛，读得懂过去，经得起现在，见得了未来。”

“好深奥啊！”潮汐苦涩地笑，“但我想，我会懂。”

潮汐自首了。但我相信，这并不是结局。

蚁 民

夜色暗淡下来的时候，我总会有隐隐的不安。这种不安持续了很多年，也不知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当然，以我四十年的宦海沉浮经历，我决不会让其他人察觉丝毫端倪，包括我身边这个忠心耿耿的老院公。

每晚写好明天一早上朝用的奏折都会在夤夜时分，书房离我的寝室不远，但也要转过三个水榭。

老院公看到我从几案上抬起头，嘴角扬起难以察觉的微笑时，就会赶紧拿过锦盒，将奏折放在盒中，然后锁到柜子里放好，把钥匙恭恭敬敬交到我手里。

看我啜上三口参茶，老院公就会脚步急促地走向门口，给外面站着的侍卫打个手势。

“前院掌灯，中院掌灯，后院掌灯。”此起彼伏的声音在宰相